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舍



張氏藏

壘

翠

屈

文

集

衣

集

墨

嬰

瓦

疊翠居文集目錄

趙苞論

匡山講大學論

陶侃論

王旦論

楊龜山論

書范文正公與元昊書後

劉基論

四民論

書東坡正統論後

一丸藥救君父論

讀商君列傳

讀晉書賀循傳

讀南史袁昂馬仙琕傳

讀通鑑

書竹垞晉齊太公碑跋後

明初三家文鈔序

谷音跋

田汝成炎徼紀聞跋

楊士聰玉堂薈記跋

文丞相集跋

說學齋稟跋

白沙集跋

王文恪集跋

震川集跋

徐健菴司寇澹園集跋

高青丘集書後

楊忠愍公年譜跋

于清端公政書跋

題貓捕蝶圖

拜經圖記

白茅山莊圖記

題宋君畫梅冊

陳銅士抱膝圖說

東郭十二詠序

徐豁人譜例序

顧氏譜序

雪香詩草序

宣符先生家傳

族祖治夫先生家傳

貞妓王金芝傳

王孝女小傳

記三節烈逸事

北行紀程
續明史禠詠序

對酒

元提舉

寧武衷

鳳凰山訪南宋故宮遺址

乞巧

讀明史李文正傳

小室靜坐

秋夜讀書

梅影

題人松窗讀易圖

題晉書慕容恪傳

題晉書王猛傳

晚渡陸家漾

過豐草菴遺址

讀明史姜埰傳

題蔣心餘冬青樹傳奇

曉步湖干

曉過丹陽

京口渡江

聞蛩

渡淮

過高郵

泊彭口閘

過微山湖

明湖步月

曾文定公祠

城陰古礮行

移寓

不接家書

旅舍詠懷

舟中口號

夢亡兒

過鄒縣

讀三國志

夢叔姑

和人移居原韻

旅舍詠懷

詠稚犬

題龔總戎歸田圖

夜遊翠峰寺

早起見薔薇風雨吹殘口占

讀宋高宗本紀

疊翠居文集目錄

辭水高宗本册

疊翠居文集

歸安紀慶曾思詒著

趙苞論

漢趙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塞執其母以招苞苞不從其母被殺苞卒破敵而殺其身以謝母程子曰苞未合於義也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矣嗚呼是徒知母之當全而不知苞與庶不可同日論也蓋操雖漢賊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庶之就操猶不失爲漢臣且與先主君臣之契卽令漢果滅操其不坐庶以黨逆之罪可知也使苞降鮮卑能必鮮卑之不用之乎從之則率敵人以攻君父不從則母子託命死生正未可知也不然或漢帝赫然震怒遣大將分道

出塞檄鮮卑縛送叛人如明時諳達之執送趙全則苞與母俱伏尸都市苞不能全母之生并不能白母之志死有遺憾矣所惜者以處死責苞苞固無憾以先事預防責苞苞不得不辭其責耳吾聞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用心之周固如此也遼西邊郡也鮮卑之患爲日久矣非變起倉卒者也即使郡不被兵母不被執推其母念子之心必有日夜不安者矣爲苞計者辭官養母計之上也否則單身之官不使母陷危地次也計不出此母子同盡且使後之論者原其心悲其遇終不能以慮患之疏爲苞解也程子之言非敢輕議但事有至當不敢以語出大儒而屈理以從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厓山講大學論

宋祥興時帝次厓山丞相陸秀夫猶書大學章句以進講論者迂之予曰不然此陸公之所以爲忠也夫聖經者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一日未亡則聖經不可一日而暫釋雖軍書旁午日不暇給豈無片時之間可以從容而論道哉當時國勢垂亡諸臣之心固以少康周宣望其君者也少康周宣豈不事詩書者能之乎明太祖之下建康也左鄰吳右逼漢元將如察罕等以重師壓其背其勢亦岌岌矣猶命儒臣日講經史論者以爲開國之模焉夫同一進講也於明祖則爲褒於季宋則爲貶因成敗以定是非耳使必待功成而後講學則虎觀辟雍皆文飾太平之具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陶侃論

成非常之功者不當爲身家之計然或不勝悻悻之心輕於一試事或不成身與國俱受其禍亦爲君子所不取晉溫嶠之討蘇峻也欲與陶侃俱侃遲迴不進夫侃之忠豈難於出師者乎蓋小人舉事者必以富貴蠱人之心而固其黨方其心之未離也其鋒不可犯而其隙未可乘當峻起歷陽轉鬪無前摧京師如拉朽侃之不進蓋將以待時乎嶠固勸之侃見嶠志之堅以爲吾二人同心則賊必可滅遂從其言而進師以破峻若侃者可謂晉之純臣矣古豪傑之士所見豈必盡同其所同者忠於爲國而已宋文信公張越公者天下同稱其忠者也而議論多不合苟泥史傳之文以意見附會其

閒誣古人矣彼不足於侃者得無以李光弼擬侃乎唐代宗時吐蕃入塞召藩鎮勤王李光弼忌程元振居中畏禍不至功名不得並郭氏者以此也使侃終於不至罪豈在光弼下哉奈何以忘身爲主之臣與畏怯不前者同類而並譏之也
王旦論

大臣之道有二曰成君德曰舉賢才二者不具雖勲業蓋世不足與古名臣之列宋王文正之相眞宗也爲天書儀仗使爲泰山汾陰大禮使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爲景靈宮朝修使一切符瑞封禪之舉俱爲之附和不能辨眞宗之惑而折欽若之姦誠不免後世之譏矣雖然論人者貴瑕瑜不相揜若魏公者瑕不揜瑜者也當景德祥符間海宇承平四方賓

服而五鬼之徒日以奢侈導其主使無正色立朝之大臣縱其所之豈僅禱祠土木之事哉魏公爲相諫劉后之正中宮止內侍之加節鉞榮王宮火日者上書二事非公言幾成大獄成眞廟忠厚之治者誰之力也夫宋之治莫盛於仁宗仁宗之致治由於得人而所以得人者由魏公之薦賢有以積之也史稱旦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薦引人未嘗知以病求罷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兩府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爲名臣嗚呼此非具古大臣之度者能之乎宋之國勢最弱而能北拒遼金西臣元昊雖中更靖康之變而南渡縣延猶百有餘載不可謂非得人之效也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其魏公之謂與其魏公之謂與

楊龜山論

小人亂人之國固君子所甚惡然能一旦悔悟引賢人以共濟則君子必亟與其爲善使以小人之故而懟及君父自潔其身而置國家存亡於度外則其人雖號爲君子而實與小人等蔡京之薦龜山固小人可以爲善之幾也惟召而不能用故國以敗亂而京亦受禍而論者乃比之蔡邕不知龜山之薦雖由於京而召之者天子之詔也當民心內離敵人外侮家國存亡之秋也君用我矣猶瞻顧徘徊而不出君子忍爲之乎然應召而至僅列師儒文學之官終不得爲執政則